

## 执行摘要

2013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贸易增长继续减弱。2013年后两季度，本区域进出口增长率十年来首次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增速减缓，亚洲及太平洋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区，几乎占世界贸易的37%。本区域总贸易中一半以上是和亚太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三大商品进口国。<sup>1</sup>除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外，本区域还有其他1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位于全球最大的25个出口国和进口国之列。

尽管非洲也正在迅速增长，但是本区域的整体经济表现仍然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虽然增长低于危机前的时期，但贸易和投资流量的上升无疑仍然支撑着本区域获得相对成功。但是本区域的经济体在不断地重新审视依赖出口的长期可行性。2008年和2009年世界贸易的大幅崩盘证明了减少对外部需求依赖的必要性。相反，增长策略需要着重找出更加多样化和稳定的需求增长源，其中包括通过深化一体化、提高互联互通和改革贸易政策来拉动国内和区域需求。

《2014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详述了区域最新趋势并分析了下列领域的最新情况：(a)区域内货物和服务贸易；(b)外国直接投资；(c)贸易便利化措施；(d)贸易政策措施；(e)优惠贸易协定。报告的主要结论综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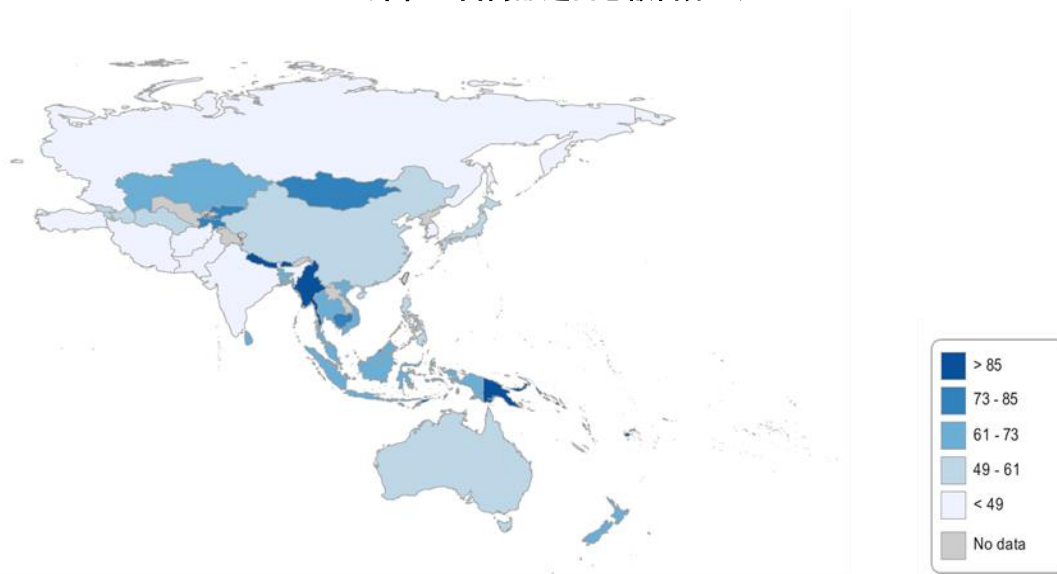
### A. 危机阴云不散突显再平衡的需要

2013年和2014年迄今为止的情况显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长期后果给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贸易前景蒙上了阴影。区域内需求显然受到持续的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与危机前相比，预计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商品贸易增长在2014年的剩余时间里将继续保持缓慢，平均出口增长按实值计算为5%。预计增长范围在最低2%(俄罗斯联邦)和最高7%(新加坡和菲律宾)之间。

对单个国家的业绩分析证实，与2013年同期相比，大多数原本富有活力的亚太贸易经济体正在经历出口增长的放缓。中国在2014年的前5个月期间经历了贸易停滞。作为本区域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印度出口只微弱增长了1.9%，而进口则下降了13%以上。尽管如此，多个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的出口经济体2013年出口增长达到了两位数。其中包括孟加拉国(16%)、柬埔寨(16%)、格鲁吉亚(22%)、基里巴斯(29%)、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5%)、缅甸(16%)、越南(15%)和乌兹别克斯坦(11%)。

区域内贸易过去十年日显重要，尤其在出口方面。区域内出口在亚太总出口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44%上升到2013年的52%。然而，区域内贸易格局在各次区域参差不齐。事实上，大多数次区域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东亚和东北亚(见第一章中表1.2)，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贸易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外，从亚太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对少数几个贸易伙伴的严重依赖导致对区域内贸易的极度依赖(图A)。

图 A. 亚太经济体对区域内进口的依赖程度，2012 年  
(单位：占商品进口总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第一章中图 1.7。

亚太区域的出口情况预计在 2015 年会有所改善，实际增长率将达到 7%。但是，贸易前景依然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在经济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来自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以及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在政治上，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和不稳定的风险仍然很高，可能对贸易和投资产生溢出效应。

由于本区域难免受到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竞争力的长期战略上。要确保从新的以及新出现的贸易和生产形式中获益，就必须调整政策。其中包括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多地分散型生产既带动了中间投入贸易的增长，也推动了与生产协调相关的服务(如物流)需求的上升。在大多数国家越来越多地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世界中，提高出口的附加值比增加出口总额更为重要。《2014 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用一个简单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表明，国内生产商的附加值是提高总体竞争力并推动加入国际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所在。如第一章中所解释的，在一个全球化生产的世界中，如果不能区分出口总额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差别，就会导致贸易和工业政策受到误导。

## B. 区域服务贸易潜力尚未开发

2013 年亚太区域商业服务出口增长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体服务出口增长放缓的原因在于区域主要服务出口国业绩参差不齐。中国和印度表现强劲，而其他出口国，特别是先进经济体，无法保持其出口增长的势头。

虽然出口业绩参差不齐令人沮丧，但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本区域服务贸易机会的利用不均。服务进出口高度集中，70%的服务出口集中在本区域六个经济体中，它们是：中国、印度、日本、大韩民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就意味着，这些业绩领先的经济体和本区域其他地方之间在贸易竞争力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

由于本区域服务出口的主要部分是给工业出口带来重大附加值的商业服务，因此这种业绩差距对亚太其他地区而言令人震惊。商业服务出口的差距可能还显示在提高经济体的工业出口竞争力方面遇到了瓶颈。消除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可以提高服务行业的效率并提供出口支持。

旅游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增长部门，尤其对小岛屿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通过与国内活动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旅游部门将对就业和环境前景产生重大影响。令人欣喜的是，与总体服务贸易相反，亚太旅游服务贸易近年来持续强劲增长。但是，要推动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游客入境人数，在进一步改善旅游业基础设施方面尚有很大空间。

虽然商业服务贸易仅占亚太总贸易的 15%至 17%，低于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但是这种衡量方法不足以显示服务业在贸易中的真正重要性。<sup>2</sup> 第二章中讨论过，服务业正日益融入制造业生产。多个亚太经济体纳入全球价值链使商务、通信和交通运输服务日益重要，成为链接和推动这些开展工业出口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关键性构件。虽然服务业对增加工业出口附加值的作用正在日益加强，但由于缺乏数据，详细评估仍然十分有限。第二章利用最近于 2013 年 5 月启动的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增值贸易数据库来进一步了解此种所谓的“服务化”的程度。

根据增值贸易数据，2009 年，服务业占全球工业产值的 29%。许多工业部门的出口按价值计算包括了 30%以上的服务内容(见第二章中图 2.6)。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科技工业部门的出口(特别是交通运输设备)，其服务内容往往高于其他部门(37%)。相反，传统工业部门的总出口所含的服务值通常较低，不超过总值的 30%。例如，从采矿和采石业来看，出口中的服务份额仅为 10%，而在农业、林业、狩猎和渔业中这一比例为 24%，在纺织、纺织产品、皮革和鞋类中占了 25%。

虽然国内服务在制造业出口的服务内容中占主导地位，但是预计进口服务在那些具有国际生产分散特点的行业中将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目前仍然十分有限的可用数据似乎也支持这一推测。总体而言，国内服务内容占工业出口值的 19%左右，而外国服务内容占 10%左右。在那些属于分散型国际生产网络的工业部门(包括电气和光学设备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外国服务内容似乎相对高于平均水平。这两个部门出口中的外国服务内容分别为 15%和 13%。

### **C. 新地点和新部门日益引起亚太投资商的兴趣**

2013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从 2012 年的疲软现象中出现了复苏迹象，总价值达到 14,600 亿美元。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持续上升，获得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一半以上。亚太区域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增加了 7%，低于全球 9%的增长。虽然亚太区域对投资商仍具吸引力，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占了 38%，但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却落后于近年来的表现，而且低于拉丁美洲等其他增长迅速的区域。

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种现象代表了区域投资的长期放缓还是一种暂时的趋势。然而在本区域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似乎出现了一种转变：几大传统接收国增长放缓，而较小的受惠国现在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商，而且规模更大。因此，全区域的投资呈现出地点和部门日益多样化的特点。

政府政策是鼓励还是阻碍外国直接投资对吸引投资有着重要影响。确实，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不同次区域和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增长最大，与 2012 年相比增加了 36%。而东南亚次区域显然韧性最强，外国直接投资量自 2009 年以来持续不断增长。

许多亚太经济体也是重要的对外投资方。从外国直接投资外流量来看，2013 年亚太区域大幅增长了 15.1%。本区域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外流量中占了 38% 的份额。中国无疑是本区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不仅是投资目的地国，也是投资来源国。由于政府明确支持企业国际化，受其鼓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过去十年持续上升。日本的对外投资 2013 年也增长了 33%。

不同投资方式的使用也在变化。传统上，在亚太区域范围内，绿地外国直接投资是投资商最主要的投入模式。然而自 2008 年以来，绿地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对重要性出现下降，而并购则出现增长。在 2011 年和 2013 年之间，本区域的区域内绿地外国直接投资量下降了 43%，大多数主要目的地国都出现了下滑趋势。

区域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受到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区域，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商日益取代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投资商——传统上它们是本区域最大的投资商。区域内并购交易在多个主要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占了较大份额。虽然通过并购流向亚太区域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量 2012 年和 2013 年都出现了下降，但是通过并购流入的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仍然高达 1,538 亿美元，几乎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若干经济体中的份额更高，例如中国 (71.5%)、中国香港 (66%) 和大韩民国 (45.1%)。

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商也在投资于更多的产业——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更多知识型产业和服务业。医疗保健、制药和生物技术、建筑工程、消费产品和商业服务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展望未来，正在谈判中的若干“大区域”贸易协定(见下文)还包括关于投资问题的讨论。这些协定若能达成，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支持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机制，从而改善本区域的未来经济前景。

#### **D. 低效的法规推高了贸易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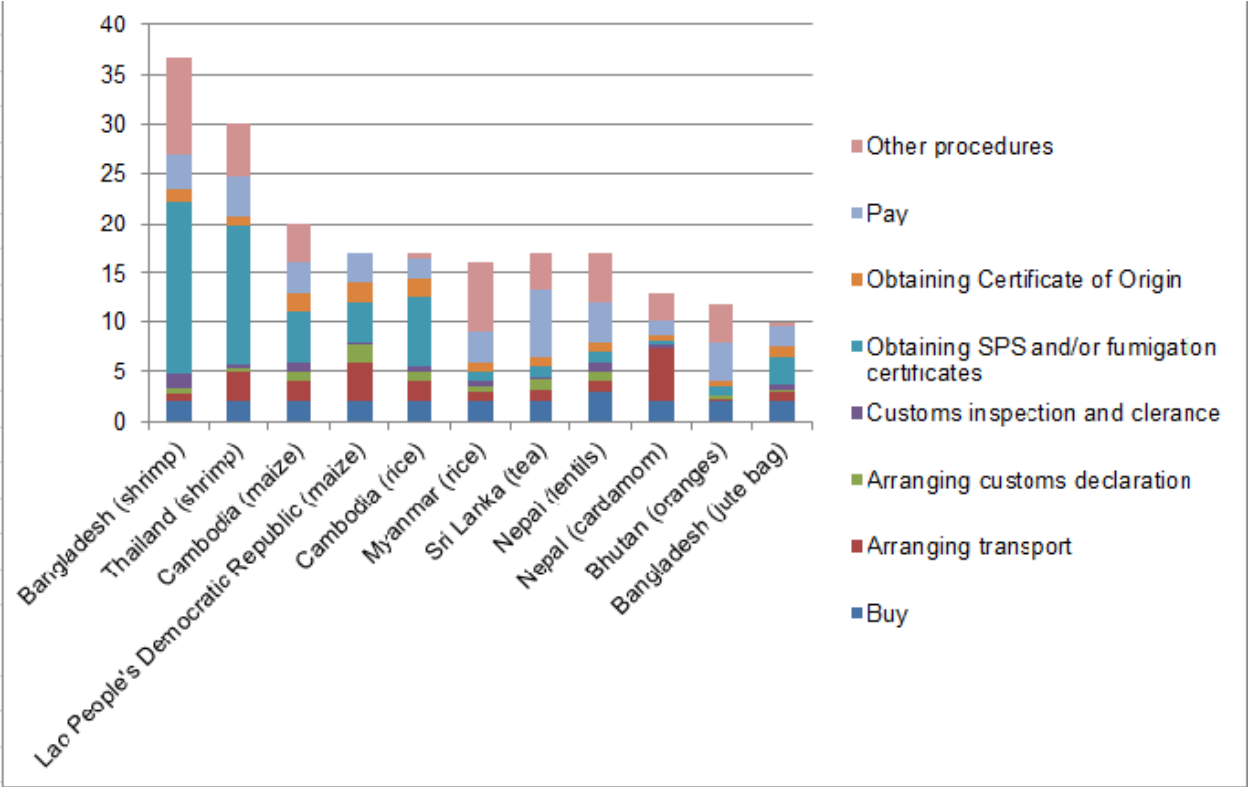
在 2013 年 12 月世贸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缔结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是自 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所缔结的第一项重要的全球贸易协定。虽然协定的实施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这项协定证明全球达成了共识，认识到贸易便利化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且需要一个紧凑而具体的框架，使各国能够简化贸易程序并提高其透明度。

在区域层面，自亚太经社会成员国 2012 年 5 月通过关于推动对电子数据和单据的跨境认可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区域内贸易便利化的决议以来，在促成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的区域安排方面正在取得进展。这也显示本区域有决心未来在该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自 2012 年以来所开展的各项调查，第四章提供了有关这项协定中所包含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执行情况以及贸易服务和无纸贸易便利化系统发展情况的区域初步评估。由于一方面农业部门对包容性贸易和发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农业贸易成本往往是制造产品贸易成本的两倍，<sup>3</sup> 因此今年的《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介绍了按国别和产品分类的农业贸易过程分析的结果。报告显示贸易方面长期存在重大壁垒。例如在缅甸，有 20 多个部门参与稻米出口(见第四章中表 4.1)。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有三个机构要求对动物饲料进口商的厂房进行考察，提供三份报告供进口申请核查。在尼泊尔，地方管理机构仍在收取出口费，尽管国家政策不允许强制收取此类费用。此外在孟加拉国

和泰国，要获得虾类出口所需的卫生和植物检疫证明(包括实验室检测证明)分别需要花 17.5 天和 14 天(见图 B)。在这两个国家，这就占了完成出口程序所需要的时间的一半以上。在柬埔寨，完成同样程序需要 5 至 7 天时间。在尼泊尔、柬埔寨、缅甸和斯里兰卡，拿到卫生和植物检疫证书只需要一天时间。

图 B. 农产品出口所需要的时间(天数)



资料来源：第四章中的图 4.6。

这些调查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贸易便利化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具有重要影响。首先，这些结果证实，许多农业贸易程序不仅繁琐，而且只针对某个部门或某种产品，这就说明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农业和食品的贸易便利化支持方案。

其次，更笼统地说，贸易程序分析研究表明，采用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办法有助于在减少贸易交易成本和提高竞争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原因在于，最主要的瓶颈也许不在边境口岸，而且还可能涉及私营部门而非政府机构服务效率低下。因此，如前几期《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中所提议的，要求政策制定者监督整个供应链的表现并找出不断简化贸易程序的办法。本章节还在三个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领域提出若干具体行动建议，推动各国和本区域今后的工作：(a)落实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措施；(b)发展跨境无纸化贸易；(c)建立可持续贸易便利化监测机制。

## E. 偏离开放的危险趋势需要扭转

亚太经济体的贸易政策显示了保护主义和自由化两种趋势的迹象，总体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出现了若干对自由化重新产生兴趣的积极迹象，说明2008年危机之后保护国内生产商的压力可能正在减弱。在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中，世贸组织所记录的采用新的限制性贸易措施的速度在2014年5月之前的6个月中至少处于平稳状态。

然而，区域贸易政策仍然显示出偏离开放迹象，令人担心。虽然亚太各国都采取了自由化和限制贸易两种措施，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11月，天平进一步倾向限制贸易的措施，共记录了72项新的限制性贸易措施，而相比之下只有37项自由化措施。总体而言，增加关税是最常用的限制性贸易措施(见第五章中表5.1)；这一时期全球共增加了106项关税，其中28项在亚太区域(除3项外其他都在本区域的发展中国家)。

贸易补救措施的运用也在增加贸易壁垒；在上述时期内，亚太区域推出了70项新措施，超过了被取消的贸易补救措施的数量，也就是说贸易壁垒的总数增加了，尽管这一趋势可能在扭转(见第五章中加框文字5.1)。启动反倾销措施是迄今为止最常用的一种行动，印度是最大的发起国。中国是贸易补救措施的最大目标。

需要有新能量来扭转这一趋势，并把握机会推动贸易、增长和繁荣。近期内，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设置的许多临时性贸易壁垒即将成为“日落条款”。政府可以选择不再延长这些限制性贸易措施，从而发出支持开放的强有力信号。较长期内，需要通过谈判有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并承诺实施世贸组织的“巴厘一揽子计划”，作为进一步实现多边自由化的第一步，从而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同样，确保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并确保这些国家不受限制性贸易措施的过度影响将是区域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优先。对亚太至少一个最不发达国家产生影响的、新的不透明措施的总数在金融危机之后于2009年达到高峰，当时许多国家采取步骤保护国内产业。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措施在2010年和2011年有所下降，但是限制贸易的措施最近出现反弹，已影响了亚太最不发达国家(见第五章中图5.6)。2013年，推出的新措施总数比2011年增加了60%以上。2013年的新措施以境内的非关税措施为主，尤其给最不发达国家的中小型出口商设置了障碍。

最不发达国家不仅需要获得发达国家市场的有效市场准入，而且需要获得日益庞大的新兴市场的有效市场准入。例如，“金砖国家”经济体(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可以进一步努力消除对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的壁垒。虽然这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大幅增长，但仍有进一步增加贸易的空间，比如可以降低双方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关税上升，扩大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优惠准入，并在现有的优惠计划中放宽原产地规则。例如，中国和印度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许多产品实施了免关税和免配额准入，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不妨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

除了进一步承诺通过国际协调来消除最大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提升技术援助(如通过贸易援助)也有助于最不发达国家开发贸易和发展潜力。

## F. 大区域协定有助于解开‘面条碗现象’的乱麻

优惠贸易协定在持续扩大，尽管有证据显示已达到一个平台，尤其是在亚太经济体的参与方面。至于这是因为世贸组织巴厘岛部长级会议的积极举措还是因为大多数国家已与其最称心的贸易伙伴缔结了优惠贸易协定，尚无法确定。

但是预计若干经济体可能会重新审查现有协定，并谈判进一步一体化以及扩大覆盖范围的问题。这方面可以顺应最近优惠贸易协定的趋势，将竞争、政府采购和投资等从多哈议程上撤下的更多议题加入其中。已有若干例子显示现有成员不断扩大双边承诺(例如中国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以及多边协定逐渐走向建立经济共同体，如东盟经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目前似乎正在努力达成一项共识，首先使包含此类条款的优惠贸易协定达到临界量，从而将这些超越世贸组织的领域纳入未来的多边讨论之中。

亚太区域始终是优惠贸易协定活动的中心；在全球总共 253 项实际实施的贸易协定中，有 150 项协定涉及本区域经济体。许多协定是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协定，因此为加强南南贸易奠定了基础。北亚和中亚次区域经济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是亚太优惠贸易协定的主力。但是，若能将该次区域的若干安排成功整合成为庞大的关税同盟(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同盟)并将其变成走向经济共同体的计划，那么就有可能重新激发这些国家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动力。<sup>4</sup> 自 21 世纪初以来，通过东盟，东南亚在扩大优惠贸易协定网络方面十分活跃。

亚太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涉及区域外合作伙伴与涉及区域内国家的协定数量几乎相等——在总共 150 项协定中有 72 项是与区域外国家签定的。从总数来看，本区域的协定似乎大多具有双边性质；但是大多数次区域还有与多个成员的重要举措，只有东亚和东北亚经济体例外。

亚太区域受到优惠贸易协定众多且规则繁琐重叠的影响，即存在所谓的“面条碗现象”。因此区域经济体需要着手减少优惠贸易协定中条款的复杂性，并努力将各种优惠贸易协定进行整合。这样做将能够为出口商简化贸易交易并降低成本。目前，由于过度繁琐，企业很少利用优惠贸易协定。亚太区域似乎正在这方面开展若干努力。<sup>5</sup> 《亚太贸易协定》正在扩大成员范围，并提供一项亚太经社会任何发展中成员国都能够加入的开放式协定。至于这项协定能否也对本区域三个发达国家开放，以及是否能同时将这项协定转变成一项涵盖更多领域、更加渐进型的自由贸易协定，仍须拭目以待。

涉及 16 个亚太经济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及亚洲及太平洋周边 12 个经济体之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新出现的可作为上乘备选的协定。必须指出，有七个经济体选择加入这两个大实体(第六章中的图 6.5)。无法确定的是，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实施之后，东盟+1 和其它现有协定(总共超过 50 项)是否会被废除。只有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成为开放式的协定并取代其成员之间现有的所有其它双边协定，才能实现真正统一，真正解决“面条碗”问题。

---

## 注释

<sup>1</sup> 如果不把欧洲联盟内部贸易计算在内，不把欧洲联盟当作一个单一的实体，那么按照商品进出口总额来计算，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

<sup>2</sup>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扭转潮流：走向包容性贸易和投资”，《2013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出售品编号 E.14.II.F.2。可查阅 [www.unescap.org/resources/asia-pacific-trade-and-investment-report-2013-turning-tide-towards-inclusive-trade-and](http://www.unescap.org/resources/asia-pacific-trade-and-investment-report-2013-turning-tide-towards-inclusive-trade-and)。

<sup>3</sup> 同上。

<sup>4</sup> 由于2014年期间该次区域若干地方政治问题加深，这一进程近期可能复杂化。

<sup>5</sup>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之间，于2014年8月27日签署了《关于修订建立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第一议定书》。这项议定书要求海关管理机构提高管理效率，并鼓励企业更多地利用这项自贸协定。